

复工迟叠加用工难“怎么破”？

来自用工大省浙江的报告



务工人员返程专列开行

新华社 商意盈 李平 唐弢

受疫情影响,用工短缺成为企业复工后的一个难题。用包车、专列“跨过半个中国去接你”,创新推出“共享员工”,开辟“就业直通车”……在用工大省浙江,一手抓疫情防控,一手抓经济发展,各类缓解用工难的硬招实招不断,企业复工复产紧锣密鼓推进。

“复工潮”凸显用工难题

“企业刚复工,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老工人回不来,新工人招不到,工资加倍也没用。”17日,杭州一家纺织厂老板袁军看着复工统计表,面露愁容。

袁军告诉记者,目前缺四五百名操作工、安装工等一线工人,这些岗位的工人60%来自贵州、江西等省份,什么时候能返工还不确定。“纺织生产是流水线,少了一个工种就做不了,我们也只能干着急。”

受疫情影响推迟开工的企业目前正在迎来“复工潮”,如何让员工到岗成了他们迫在眉睫的难题。浙江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年生产保温杯3000万个,现在一线工人到岗率低,导致企业未进入实质生产阶段。“我们企业有1300人,到岗的一线工人只有100人左右,产能完全上不去。”公司总经理吕峥健说。

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,复工推迟打乱了招工节奏,一些疫情较重地区采取了区域封闭、交通管制和出行限制等措施导致返程难,不少用工地区均出现了招工难现象。

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,该市初步统计需要6.6万名外来务工人员才能满足企业开工生产,但截至17日,只有7000多名务工人员从各省陆续回来复工。

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务工人员汪纪飞说,按往年,他和80名工友正月初八就回浙江东阳上班了。受疫情影响,他们可能要20日左右才能回去。汪纪飞说,受疫情影响,他们村300多名在苏浙沪等省市务工的村民,目前出去的只有10%左右。

“复工之战”各显神通

地理阻隔和交通管控给企业复工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,在确保疫情可控前提下,让员工及时返工,这场“抗疫”之下的“复工之战”,也在浙江各地“各显神通”下悄然开打。

“公司包了5辆大巴,把外地的110名员工接了回来。”17日下午,在浙江德清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内,车间主任张创业比对着复工人员名册,稍稍松了口气。

在杭州,一趟趟复工列车相继驶来。为了降低返程运输的疫情传播风险,杭州

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对疫情相对平稳、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河南、四川、贵州等省市的部分地区,申请开行外地务工人员返程专列。16日晚,载有近300名贵州籍复工乘客的第一趟“定制专列”到达杭州东站。

据浙江省人社厅统计,截至16日,各地通过包车、专列等形式累计已接返员工13000多人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的浙江用工紧张局面。

除了外部招引,浙江还积极尝试网上“就业直通车”“挖掘内潜”等创新方式。“我们首批有60多名原本在餐饮企业上班的员工马上就能到工厂流水线、包装线等新岗位上工作了。”嘉兴市九源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森说。

借力餐厅服务员、景区售票员“闲着慌”,破解工业企业“用工荒”。在浙江金华,开了十几年黄牛面馆的刘萍,通过体检、培训关,成为新区“美鑫防护”一名生产口罩的新“打工妹”。美鑫防护总经理郑文星说:“我们现在机器满负荷运行。‘共享员工’主要从事包装等简单工作,他们的加盟对我们支持很大。”

此外,为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,浙江一些地方政府还拿出“真金白银”给企业纾

困。湖州对企业新招员工,给予1000元每人的一次性生活补助;宁波规定,疫情解除后当月,企业参加社会保险人数较上年同期每新增1人,按500元/人标准补助企业。

有序复工要硬招也要巧招

“有序复工要硬招也要巧招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,破解用工荒一方面要加强各地政策导向协调,另一方面,也要加强用工大县与劳务大县之间的点对点劳务对接。

浙江省永康市人社局副局长王海说,在做好防疫前提下,建议劳务用工大县(市、区)利用大数据手段,在更大范围精准筛查出低疫情风险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名单,并建立起健康检测互认工作机制,工人在体检合格后实现“家门到车门、车门到厂门”直达返岗。

还有专家建议,借鉴“共享员工”做法,建议政府与大型平台企业共同搭建共享就业信息平台,围绕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,为岗位共享信息、职业资格培训、相关认证等提供一站式在线平台。让用工信息快速同步,让不同企业、不同技能劳动者可以快速匹配到适合的岗位,这样整个运行效率也将大幅度提升。

“我们还希望政府以县为单位划定重点疫区,对非重点疫区乘坐火车返回的务工人员,如需隔离的,隔离费用也由政府与企业共担,以减轻企业压力。同时,在防疫物资采购配给方面,能为企业提供便利。”多家受访企业负责人说。

我们一起等到“云开日现”

新华社 唐弢 郑梦雨

上午,风仍有些寒意,阳光躲在云层后若隐若现。在绍兴越城区新河村村口,村民朱国鑫正准备出村采购,对于他来说,这是久违的一刻。自从1月26日新河村宣布整村隔离后,他就再没出过门。

新河村是浙江省第一个整村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行政村,12日宣布解除隔离。16天的时间里,这个昔日喧闹繁华的江南水乡村落,像按下了暂停键,人影寥寥,冷冷清清。

隔离解除后,新河村从“不进不出”转变为“严进严出”。如今,村里仍保留了3处卡口,每个卡口都有3名戴口罩拿着测温仪的志愿者,只有经过严格的体温测量和登记,确认做好防护措施后,才被允许进村。

新河村有着997户村民,户籍人口2887人,近半数人在外经商。一个月前,在外奔波一年的新河村人纷纷回乡,和往年一样忙着置办年货,筹备过年期间的聚会。

疫情在村里引起的紧张并非迅猛而至。小年夜时,朱国鑫还在跟家人闲聊着新闻里的疫情,只是未料想它会如此逼近自己的生活。“我的隔壁一家就在武汉经商,当时还想着要不要去问问情况。”朱国鑫说。

不断变化的疫情,引起了新河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主任胡立钊的警觉。“1月21日起,街道对武汉返乡人员进行了两轮摸排,摸排出了341人,其中新河村就有96人。”胡立钊说。

1月23日晚,一辆救护车开进新河村,载着一个发热女患者快速驶出村庄。“她是从武汉回来的,那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,说



防疫志愿者拿着测温仪随时检测入村者体温

自己发烧,体温37.8℃。我马上向当地疾控中心做了汇报。”村委会主任周继承回忆说。

第二天,女患者被确诊为新冠肺炎,这是越城区出现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随后两三天内,新河村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例病例相继确诊。

4个确诊病例,一下子让新河村成为焦点。“怎么办?”25日晚上,街道办事处二楼会议室灯火通明,“武汉返乡人员要集中隔离”“出现病情的自然村要封闭管理”“如果隔离要疏导村民情绪”……

胡立钊告诉记者,那天,他们区、街道、村三级十几名干部讨论了整整一晚,最后的方案是:整村隔离。这一方案很快得到市委市政府批准。

1月26日凌晨4点,新河村党委书记蒋荣急忙忙地赶到村里,迅速召集了一支由村干部、党员及村民代表组成的先锋队。天还没有完全亮,新河村家家户户都

收到了一张告知单——宣布全村进入整村隔离医学观察状态。

从开放的空间,骤然到封闭的环境,所有人都学着适应。很快,帐篷和移动板房运了过来,整个村子设立7个卡口,“卡口是一天三班倒,每班10多人,每半小时入村全覆盖巡逻。”蒋荣说,“村干部留下值晚班,实在困的时候就趴在帐篷的桌子上睡一会,白天还好,晚上气温时常降到零度以下。”

“其实这都不算什么,我们最担心的还是村民不理解。”虽然内心忐忑,但蒋荣心里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,“只要我们尽力把村民的生活保障好,村民对于隔离的不安感就会小很多。”

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,每天早上7点起来,村民陶其龙都会在家门口领到两袋蔬菜,“家里缺什么食材,只要提前一天跟村干部说,第二天准会送到。”王前进说,起初隔离时,他一度紧张发愁,后来慢慢变得



村里张贴的防疫标语

坦然悠闲。

吃饭问题,只是“稳民心”的第一步。消除村民内心的恐惧和忧虑,则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。在隔离的十几天里,新河村妇女主任朱苹每天差不多要接上百个电话,“村里有没有新增病人?”“我今天起床后,感觉头有点晕呀!”“潜伏期有多久啊?年前我还和外地来的老金打过招呼”……

“所有的问题,我都给予明确答复。”在朱苹看来,疏导村民情绪的最好办法,就是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。为此,她每天要做大量案头工作:更新武汉返乡人员身体状况、收集密切接触者信息、登记村民日常所需……直到解除隔离,一天没落下。

暂时的封闭是为了长久的安全。到2月17日,新河村已连续20日无新增疑似病例。

那天出村的时候,朱国鑫抬头望了眼天,也许他在等一刻“云开日现”。